



從「天台小學生」到「教育工作者」

——訪蘇國生博士

●周玉玲
chowly@cmacuhk.org.hk



設施雖簡，溫情滿溢

「我以前就讀於俗稱『雞寮』的翠屏道村的一座天台小學——宣德小學。學校座落在七層高的徙置大廈的天台，設備簡陋，課室也很殘舊，走進課室一會兒，白短襪上便會出現一些小黑點——是貓虱、狗虱。雖然如此，但校長、老師都很好，校長知道有些同學家境比較清貧，就會請他們幫忙清潔課室，然後給他們一點零用錢，當時我也有幫忙拖地、擦桌子。」三十多年前的事雖然是很遙遠，但蘇國生仍然記得就讀宣道會所辦的宣德小學的一些片段。



六十年代難民潮時，港府要解決居住及教育等問題，便免費提供徙置大廈天台予一些團體開辦小學。宣道會就藉著這個機會申請開辦天台小學，一方面可以提供教育的機會，另一方面藉此傳福音。在這段期間宣道會開辦了七間天台小學，包括：竹園、李鄭屋、橫頭磡、柴灣、觀塘、大窩口及東頭村。經過十年時

間，隨著官津小學已上軌道，天台學校漸被淘汰。但現在一些堂會都是由當時的天台學校蛻變出來的，包括：深水埗堂、宣恩堂和觀塘堂。

「我記得校長不只是校長，也是傳道人，下課後他會去家訪。我見他來便嚇得東躲西藏。其實校長來訪不只關心我的學業，也探望我的父母，向他們傳福音。學校除了是學校，也設有教會，教會有主日學、團契，當時我也有參加教會的活動。升上中學以後我再沒有上教會，不過校長偶然還會來探訪我們，邀請我們上教會，我父母也鼓勵我重返教會。在一九七四年中四時，我重返觀塘堂至今，我的父母也跟我一起上教會，並在一九八六年受洗。」

鍥而不捨，精益求精

蘇國生與宣道會的教育工作結下不解之緣，昔日他是宣道會教育工作所結的果子，今日他委身參與宣道會的教育工作，期望祝福更多的人。蘇國生現任教於香港教育學院，是本會教育委員會的委員。

早年宣道會辦學，主要以學校模式建立教會，並未有一貫的教育理念。遲至九十年代中，隨著宣基小學清拆及後獲政府批准再開辦，引發本會對教育事工的重新定位——期望提供優質的基督教全人教育，服侍社會，見證基督。因此於一九九七年成立教育委員會，邀請具見識、有負擔的肢體，一同承擔教育的重

責。本會至今成功申辦了一間中學、兩間小學和一間幼稚園(加上原有的八間幼稚園，本會合共有十二間學校)，成效備受教育當局及坊眾所認定，且學校的福音工作、教會的發展等，均有顯著的成績。相信這種學校與教會的結合發展，將成為本會另一種植堂模式。

各展所長，創建理想

蘇國生是在二〇〇〇年獲邀請加入教育委員會，在當中事奉的歷程有如婦女分娩：「事奉的過程很辛苦，但卻十分開心，也學了很多東西。因為從撰寫學校申辦書，到聘請校長，審查學校的建築圖則……，甚至是後來創辦一所幼稚園，都是我以前沒有經歷過的。另一方面，藉著在教育委員會的工作，我有機會接觸本會不同堂會的弟兄姊妹，我看到神為我們預備了很多有見識、有能力的精英，只要我們集中力量服侍，發揮各人的專長，這將會是一幅很美麗的圖畫；特別在教育工作上，因為有不少基督徒都正在參與教育工作。」

(作者為區聯會編輯)



好友相聚，話題很自然便會扯到大家的近況，處身夕陽行業的進退維谷、辦公室政治的歇斯底里、生兒育女的嘔氣、談婚論愛的糾纏不清，所分享的故事總是一個比一個苦不堪言，逆境成為了生活的常態，彷彿毫無例外地，大家每天的營役都只是兜著一個「苦」字在轉。

逆境逆思，尋索轉機

有趟相約一位前輩茶聚，向她大吐憋在心中已久的苦水，離別前她送我一本羅乃萱的著作《逆境逆思》。乍看書名，前輩的用意當然再清楚不過，但吸引我追看下去的，倒是作者在自序中提到，一個人在逆境中，才愈會學懂「逆思」，站在較抽離的位置，省察自身的思想與行動，再思量有否逆轉的可能。這話有如一記當頭棒，令紛擾人心的忿忿不平凝住了。



《逆境逆思》。香港：經濟日報出版社，2001年。

也許是這種尋索轉機的意識，令羅乃萱眼中的世界總是盼望盎然。捧讀她的文章，會好像一個近視人配帶了眼鏡後，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；循著她的思路去觀照身邊的人和事，就好像握著一根火柴在手，隨時準備跟那觸動心靈深處的撞擊點擦個正著，在火花濺起的一刻，就是再黑暗的境況也會被重新燃起的希望照得通明。

羅乃萱的積極並非時興速食的招數口號，而是一種生命經過歷煉後，內心的雜質得到沉澱淨化而來的澄明體會。《逆境逆思》如是。《閱讀女情》亦然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《逆境逆思》中提到自己的種種經歷：娘家火災、至愛的母親猝然病逝、自己患病住院，以至躊躇滿志準備與共事多年的戰友開展新計劃之際，卻接到對方患病入院，要接受手術之噩耗等；而在這些突如其來的災變中，她如何憑藉神的應許，篤定地回應蜷伏於心底，每次出擊都咄咄逼人的問題：當一個人經過噩運旋風式的肆虐後，生命還剩下些什麼？她的分享令我不其然想到信仰在自己生命中，除了紙上談兵的知識，還有什麼實質上的意義。

巧思妙心，親子融和

雖然羅乃萱的文章要用心細味，但這卻並不代表難於消化，好像她與徐惠儀合著的《阿Q媽咪》系列，便以輕鬆幽默的筆觸，分享日常生活裡大大小小的親子角力，父母可如何拿捏一放一收的準繩。



《閱讀女情》。香港：經濟日報出版社，2002年。

特別喜歡《阿Q媽咪——生活智能篇》裡所分享的處境。素常見在車站或食店等車等位子的孩子，手上總會捧著媽媽下令的指定讀物，甚至見過有媽媽連一班地鐵的時間也不放過，著孩子反覆背誦乘數表。但羅乃萱就會乘著這空檔，跟女兒玩不花一分一毫，卻能從趣味中磨練觀察及思考能力的遊戲。

又例如當孩子愛上跟同學朋友講「長途電話」時，父母的最直

逆向思考的作家羅乃萱

●阿旺



接回應，莫過於催促孩子早點掛線並回房溫習，但這位非典型媽媽除了顧及對女兒自制力的訓練，還因為覺得勸導方式太單一，於是連家中的貓兒也出動，協助訊息的傳遞。類近的場景，不一樣的回應，這位進退有據，不服膺於想當然態度，喜歡逆向思維的媽媽，把很多可以觸發親子戰爭的導火線平息了。



《阿Q媽咪——生活智能篇》。香港：家庭基建，2002年。

一位朋友曾說，出自生命多磨的作家的作品才好看，因為只有他們才可以尖刻到肉的把苦情的真相呈現出來。然而若套用羅乃萱式的逆向思考模式，我卻深信真正能滋潤人心的作品，不會單單雕琢現今社會人所共嗜的苦澀，而是分享自身經

歷的昇華，為另一生命帶來發人深省之啟迪。

閱讀羅乃萱的作品，在一陣會心微笑後，隨之而來的是，恍然大悟。